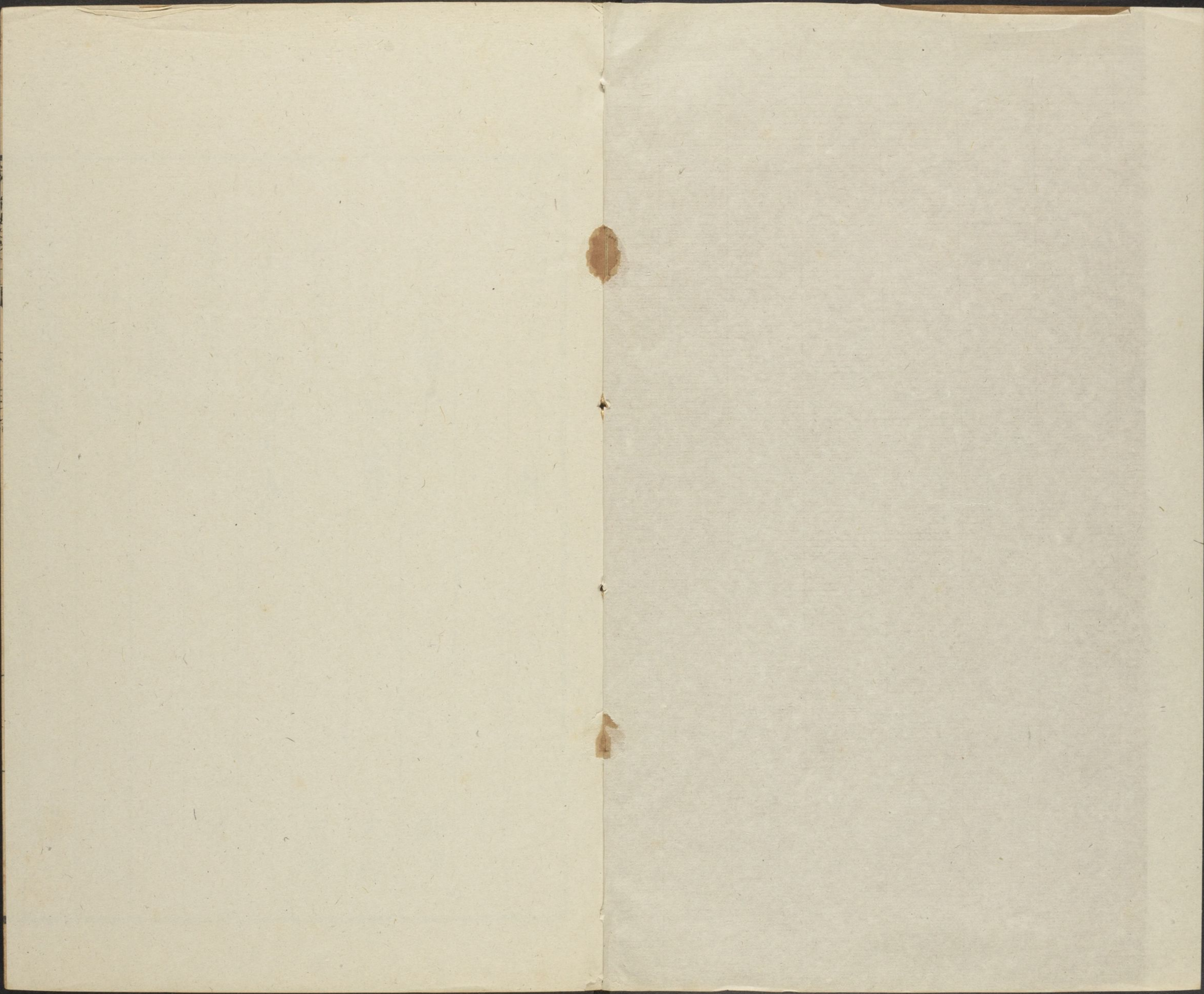


T 5238.07/0623



文編卷之四十八目錄

書

移太常博士書

劉歆

黃州上文潞公書

大蘇

答史諷書

大蘇

答袁饒州論春秋書

柳

答張籍書

韓

重答張籍書

韓

上兩制諸公

小蘇

上兵部李侍郎書

韓



答李翊書

韓

重答李翊書

韓

答陳商書

韓

答劉正夫書

韓

答竇秀才書

韓

答尉遲生書

韓

與友人論文書

柳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柳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柳

答吳充秀才書

歐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歐

上歐陽內翰書

老蘇

上田樞密書

老蘇

答謝舉廉書

大蘇

答李端叔書

大蘇

答劉沔書

大蘇

上邵學士書

王

與祖擇之書

王

上人書

王

答錢公輔學士書

王

答陳杞書

王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歐

與石推官第一書

歐

第二書

歐

文編卷之四十八 書

武進 荆川 唐順之 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 姜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 塾江湖 帛 子行 校刊

移太常博士書 劉歆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
先序後辨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

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

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

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
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
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玉遐遠仲尼之
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
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
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
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
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
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
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

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
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
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
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
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
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
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
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
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根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
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

簡傳或問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
束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
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
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
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未師而非往古
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
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之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
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慳以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
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
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之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

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
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又遣近臣奉指銜命將
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
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
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
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應
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
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
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

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
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
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
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矣約二三君子不取也

黃州上文潞公書

大蘇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切用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
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曲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
絕口不言而金滕之書因心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
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

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
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
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絕於
聖賢不得復為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
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
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上於左右遽辱還答恩
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
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
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
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

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
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
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
燒之比事定重複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
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
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
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
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
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
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

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
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
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
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
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
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
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
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
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
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

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氣昌 答史諷書

大蘇

前日蒙訪及以易說一通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悅足下志意之高辭說之明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則何能推其義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屬我良重不可以無說蓋學者君子之務本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蓋有餘而求之者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見求而不應者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爲足

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已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爲道足下其試思之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柳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

所希聞兄之學爲不負孔氏矣往年會記裴封叔宅
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一義嘗
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知春
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
指和叔處始見集註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
爲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
得執弟子禮未必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
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病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
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盡得宗指辨疑集
註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見聖人之道

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
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
儀行父于陳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
瑜不掩也反復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
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遇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
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頃嘗怪
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棄重耳於外
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爲之辭今兄言貶息
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

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也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輸平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雖啖趙陸氏皆所未及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爲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距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

論著

答張籍書

韓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疴去體灑然若執執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踴囂多言徒相爲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

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為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 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韓

本是三節文字而活動不羈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工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

著書之難

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曉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

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子貢，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勸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

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

不必著書

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五六十年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

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
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
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
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
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吾戲謔兮不爲虐
今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言於道哉吾子其
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學術

上兩制諸公

小蘇

疎蕩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
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太息以爲聖人之道

非謂不能爲此文

如山海藪澤之奧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
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
翰共工旦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楹
小者以爲椽圓者以爲輪圓挺者以爲軸長者擾雲霓
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陸以小者伏榛莽夷蹶取皆
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怪矣人而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
彊弓右毒矢陸死則斃象犀水伐則執蛟鱓熊羆虎
豹之皮毛龜龜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
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拔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肉
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

珠之工隋侯夜光間以類玳瑁落的礫充滿其家求
 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戛遍為天下冠冕佩帶飲
 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為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
 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遊者
 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
 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
 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
 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
 之下而至於邾巽孔忠公西與公西箴此數子者門
 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
 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請
 之不詳乃竊以為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
 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
 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鄒衍
 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
 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荆榛棘茨蹊隧滅絕求
 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蒺藜蹈崖谷崎嶇
 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為已之得之也轍
 嘗怪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
 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

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哀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京房焦贛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感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呼俞嗟嘆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魯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為後之學者無所據依

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為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為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效其仁智者效其智賢者推明其大而不可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於其說而無勸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

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辯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博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縱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

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厭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於其中雖楊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說詞犯之而不能許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闈之中兀然頽然而曰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爲也而孔

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為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當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氏之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為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為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效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為獻姑述其所以為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自叙 上兵部李侍郎書

韓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

造偶語書侍郎閣下愈少鄙_也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

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

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

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_一之說沈潛乎訓義

反復乎句讀薰磨乎事業而奮_然發乎文章凡自唐虞

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

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

竒辭奧旨靡不_一通達惟是鄙鈍不_一通曉於時事學成

而道益窮年老_一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_一

齒_一不見知_一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

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_一執手以上然則非

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

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_一而悼屈自江而西

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

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旣有聽

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竊戚之_一歌_一驥明之言不發於

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

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

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

干瀆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論文 答李翊書

韓

此文當看抑揚轉換處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

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心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分明將作文與涵養說作兩截工夫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

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
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
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
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
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
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
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
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我於成其用於人
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
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
會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
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
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六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
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心者多矣愈念生之言不忘乎
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壘壘然如貫珠其此文之謂乎

重答李翊書

韓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
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異焉君子
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

箴規

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
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
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
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
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
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
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况愈之於生懇懇邪
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愈白

論文 答陳商書

韓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告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
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
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
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
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
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
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
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
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
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
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

惟吾子諒察愈白

論文 答劉正夫書

韓

捷質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

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闢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

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是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酬答

答竇秀才書

韓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

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困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

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
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
文章不足^總以發足下之事業稠載而往垂橐而歸足
下亮之而已愈白

答尉遲生書

韓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
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拚本深而未茂形大
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
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
文愈之所聞者如是者有問於愈者亦以言對今吾子

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文敢有
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
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
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
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
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短

論文 與友人論文書

柳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
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上頗類之不除也得之
亦少精思且存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曠雖有蕪

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利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吏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蹙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擊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一口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

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挾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蚤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

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分段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柳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

歐陽公書似柳子者爲多

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楊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楊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肆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况僕耶

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駉卒無所爲但趨趨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

亦文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直 柳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

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污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日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旣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論文 答吳充秀才書 直

歐

脩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佺佺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爲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

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
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
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
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
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
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
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
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
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
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
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
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
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
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
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
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
進焉幸甚幸甚脩白

求請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文 歐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
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

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謔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一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豈徒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載之大小以見其

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閎言高論流鏢前後者持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其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

為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為賢待制逢時太平奮
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
然未能其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肯不能繼守而泯
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
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
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
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
次者而傳其為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
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
學老文鉅為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
者惟先君為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
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
賜之

架空累層

自叙 上歐陽內翰書

老蘇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為天下之人不
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
離必合往者 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
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
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

此處抽出

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
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
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
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
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
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
榮也旣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
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
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
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

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廿廿中若與曩者異而
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
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
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
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
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
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
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
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
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

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
執事在 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拔援
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
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
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
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
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
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
約而意盡不爲嶮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
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

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
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徃復百
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
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
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
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
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
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
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
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

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
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
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
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
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
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
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
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
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八之文而讀之始覺其
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以自思其才則又似夫

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
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者之罪也
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
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
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
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
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過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愠不怍
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
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
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

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沈而爲泉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窮困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

指韓

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旣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

偶然也而察之

三段

自叙 上田樞密書

老蘇

氣雄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竟不得以與丹朱舜
 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
 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
 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
 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
此文骨子原自子襄陽書中來
 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
 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

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千金

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

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

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

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

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

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

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

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

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

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訛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未棄與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蕩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一道、權書十篇者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虛引

論文 答謝舉廉書

大蘇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

受性剛簡學汗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
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
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
敢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孰矣大略如行
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
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
又曰辭達而已矣天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
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
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
乎是之謂辭達也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

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
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
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
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
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
雄之陋如此此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
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
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

善作大字彊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寓未能如教
然軾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欲有所記錄當爲作
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已至峽山寺少留
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自叙 答李端叔書

大蘇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
不多亦足以髮方髯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
罪猶可闕略乃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
舍弟子由至九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
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

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
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
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羊棗未易詰其所
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
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
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
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
耳人苦不自知旣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誆誆至
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
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撓說

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瘦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_二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_一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_二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_一喻此意

散論 答劉沔書

大蘇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言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烏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綴拾編掇略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

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
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
高唐神女其初畧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云是公相與
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叙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
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
儂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
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
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
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
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
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
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
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某窮困本坐文字
蓋願刳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
外孤寂無寥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
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
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
忽忽不宣

上邵學士書

王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

復鑑湖記啓封緩讀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
不候按圖而盡越絕之形勝不候入國而孰賢牧之
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濟
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非有厚
也公義之然也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
顧於事以襍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
之擷竒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
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某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
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公焉有法度焉雖庸耳
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貝也仲尼曰有德必有
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爲唐儒宗
得子壻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
文茂行起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
苟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
也猶唐之昌黎而勲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壻
也猶昌黎之李漢而器略過之則韓李蔣邵之名各
齊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
在於茲焉郡庠拘率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
談議聊因手書以道欽謝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
也

論文 與祖擇之書

王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空引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末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諄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諄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

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朋友褊迫陋庠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邪謹書所為書序原說若干篇因叙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論文 上人書

王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

與前篇大同

空引

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半山文字其長在適緊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為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

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不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甘亦可也其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言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答錢公輔學士書

王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于世為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于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

文編卷之四十八
一書
五
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羞况一科甲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于其心也太夫人能異于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于諸孫亦不足列孰有

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指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願愛自重

學

答陳柅書

王

某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蘊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某懦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擯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尚不足與庸人爲師况如足下之材良俊明

安能一有所補耶雖然足下過聽所予而存者或非
某所聞于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之
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
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
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于周之說則其爲亂
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
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
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
老莊之說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二人作
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于神仙疑非老莊之

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
皆合于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宏深要
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其
之所聞如此其離合于道惟足下自擇之

求請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歐

脩啓邇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
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
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
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
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

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
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
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視前所集
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
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
然則字書之法雖為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
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
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
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幸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
也由是言之為僕不朽之人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

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
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短

與石推官第一書

歐

脩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

轉

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
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
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
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
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

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爲憂也近於京師頗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閱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誠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

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楊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况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

之猶不可爲况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
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
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
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母誑勤謹乎
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
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
學者皆從而効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
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
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歐陽某
頓首

第二書 兩段辨

歐

脩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
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
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
作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
之不論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
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
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
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
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

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

曰斷木爲棊椀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况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母彳亍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

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
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
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
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
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
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
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
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
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
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苦小

疾無意思不宣某頓首

